

央歌儿 YANGGEER

亲爱的老妈

Dear Mother



亲爱的老妈

Dear Mother



央歌儿 ANGLER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老妈 / 央歌儿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302 - 1437 - 4

I. ①亲… II. ①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6986 号

亲爱的老妈

QIN'AI DE LAOMA

央歌儿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21 千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437 - 4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何玉兰的偶像是年长自己几千岁的孟母。一个生在封建社会的寡妇，因为前瞻性地三次搬家，把儿子的命运彻底改变了，而她自己也成了中国著名母亲。何玉兰也在酝酿能够改变女儿命运的“三迁”。小学肄业生何玉兰从事工作以来就和知识分子打交道，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单位领导、机关干部等，内心，她对知识的崇拜狂热到了宁为玉碎的程度。可两个女儿学业都不佳，秋慧上了技校，秋萍考了两年大学没考上，正在复读，将来能上自费大专就不错了。她们成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她的女儿们也需要“三迁”。何玉兰在绝望的同时就生出了希望，虽然做不了两个知识分子的母亲，但还来得及做两个知识分子的岳母。

南兴公司是老牌军工企业，有一万五千多职工，家属数万。何玉兰是南兴公司档案科的档案管理员兼资深媒人，牵线搭桥的成功率惊人，因此在南兴厂区颇有名气。做个好媒人并非易

事，首先要具备如下素质：一、热心肠。二、眼光准确。三、要懂点心理学。谈恋爱可不是郎才女貌那么简单，要揣摩各自的心理需求。四、要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在一个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一点儿最重要。何玉兰之所以这么成功，因为她有法宝，这一万多册档案就是她的做媒宝典。谁有需求跟她一说，她马上能按图索骥，找出相对应的人来。

何玉兰也曾利用职务之便把似乎和秋慧比较般配的男大学生档案圈占起来，可人家不是有对象了，就是没看上秋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正规大学生相当金贵了，分配到南兴厂的男大学生只要档案一到，基本上被各路领导夫人圈地运动般地瓜分了，她们家里都有一个或几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剩下的男大学生，至少在照片上显示有歪瓜裂枣之嫌。何玉兰曾成就了数十对夫妻，可净造福于人了，到头来女儿搞对象却成了问题。分到南兴的大学毕业生都来自男多女少的工科院校，男生在学校里很难找到对象，可到南兴以后，价码就抬高了，要漂亮的，要干部家庭的，要拿职员令的，要有学历的，要家里有买卖的……秋慧样样不达标。二十四周岁了——女人的一个坎儿。

何玉兰决定从学历和工作入手来改造秋慧。此时恰好某航空学院到南兴开办函授大专班，何玉兰给女儿报了财会专业。秋慧不肯上，说不喜欢学财会而且见钱眼开，如果将来当上会计，必贪无疑。虽然望女成凤心切，可何玉兰不能把她往监狱里逼，于是只好顺着她报了师大音乐系的函授大专。无非是为了一纸文凭。可换工作的难度太大了。

因为档案室设在厂部大楼，所以南兴厂的领导何玉兰几乎全认识，可这种认识也只不过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想办事是靠不上前的。不少干部子女也都在往职员令上奔，公司对此卡得很严。

就在何玉兰冥思苦想之际，机遇来了。厂工会主席的老婆来档案室查档案，想为自己二十七岁的女儿找对象。主席老婆跟何玉兰不熟，讲明来意时期期艾艾，有些不好意思。这种事何玉兰见多了，当然懂主席老婆的心态，懂了就知道怎么对症下药，怎么因地制宜地调整分寸。她的态度热情而不八卦，听主席老婆把女儿情况简单概括之后，她一把抓住主席老婆的手，“来，给你看看这个！”

何玉兰没有干过粗活的手柔软细滑温度适中，这只手抓那只手的动作又是那么果敢爽直，透着侠义心肠，没用言语，何玉兰让手告诉主席老婆，她要对她的女儿承包到底。跟随何玉兰穿行在林立的档案柜之间，主席老婆感觉就像儿时跟小伙伴去看她埋藏的“宝物”。何玉兰向她显示的“宝物”是一位二十七岁的男性设计员。

何玉兰见过该设计员，本人没照片英俊，考过两次研究生，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考上了单位却不让走人，他四处上告，越告越不让走，恶性循环中就生出一股狭隘情绪，索性破罐破摔连对象都不找了。主席老婆感到很满意，小伙子长相不错，又考上过研究生，说明智商够档次，尤其是小伙子比自己女儿恰好大一百零二天。当地有迷信说法，男女相差不到一百天成

不了夫妻，成了也相克。主席老婆觉得多出的不是四十八小时，是缘分。

动员设计员来相亲颇费了一番工夫。自从被单位阻断了读研之路后，小伙子受了点刺激，顺带着把两根都净了，谁给介绍对象也不去看，说坚决不在南兴厂安家落户，就差“不食周粟”了。何玉兰只见过设计员却没说过话，她找了几个跟设计员很熟的人，人家全劝她死心。何玉兰觉得必须自己亲自出马，至少要说服设计员跟主席的女儿见个面，倒不是非把两人强扭成眷属，但见面了就对主席和主席老婆有个交代。她在设计所一个室主任的安排下，和设计员“巧遇”了。

设计员挺有礼貌也挺开朗，不像刀枪不入的人，只是形象有些潦倒，羽绒服的领子已泛出油光，毛衣左胸处的毛线糟了，隐约露出蛋青色的衬衣。这个洞给何玉兰的思维注入了一线灵光，她果断地放弃事先准备的两套方案。轻松地聊了几句，何玉兰要为设计员补毛衣。设计员愣了一下，但没拒绝。看来，他对自己的不修边幅是有羞耻心的。除了做媒外，织毛衣是何玉兰的又一大特长，她手快，眼光好，织出的毛衣只要一穿出来，就会被大量盗版。

第二天中午，设计员到档案室来取毛衣。毛衣旧貌换新颜，破洞的地方补了一个颜色稍浅的兜，上面还煞有介事地安了个小拉锁，领口袖口也是用织兜的毛线重新加了个边，这样，兜和毛衣就成了整体。毛衣熨烫平整，洗过，水的分量还能掂出来。设计员肯定联想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穿上毛

衣，卸掉了铠甲。

设计员去相了亲，并和主席的女儿处上了。主席老婆和何玉兰相见恨晚，短时间内友谊之花就绽放了，无话不谈，比闺蜜还亲热。恰好，南兴厂三十五周年厂庆要到了，各种文艺活动频繁，能歌善舞的秋慧被借调到厂工会帮着组织活动。虽然只是借调，工人令没改，但毕竟是向脑力劳动者行列前进的第一步。

在一次大合唱的排练中，秋慧结识了徐永林。

2

被何玉兰称为“大鹅”的徐永林是秋慧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瘦高白净——这是跟大鹅唯一类似的地方，眉清目秀，属于长相英俊的男人。家庭也好，父亲是南兴厂运输处副书记，上边有两个姐姐，嫁得都不错。何玉兰的大女儿江秋慧个子矮，其貌不扬，针对自己的短处，她特别渴望找一个个子高长相好的丈夫，所以，自从认识了徐永林，秋慧就开始猛烈倒追。何玉兰则千方百计要让大鹅从女儿的心里飞走。

按常人观点，秋慧能追上徐永林也算攀上高枝了。可何玉兰不是常人，她看得出，徐永林除了一个好爹、一副好皮囊和一份固定工资外，只剩下了一脑袋猪油，鹅的智商。而且他对秋慧也是三心二意，可有可无。

徐永林当时在仪表科当仪表工，手里有驾照，一心想当司机，但因是家里的独生子，怕出危险，他妈死活不同意。仪表工是南兴厂最好的工种，工作轻闲，环境清洁，还拿着有害工种的保健费，能当上仪表工的人大多有点背景。秋慧被徐永林迷住了，动不动就找个借口往仪表科跑，因为是主席亲自批示借调来的，工会也不太管她的考勤，但免不了惹人反感。

闲话传到何玉兰的耳朵里，她问秋慧怎么回事。

秋慧说想和徐永林搞对象。

何玉兰说：“我打断你的腿。”

秋慧说：“你要不让我跟徐永林，我就当老姑娘。”

何玉兰说：“我宁可你当老姑娘，也不让你跟徐永林。”

“你为啥这么恨徐永林？”

“不是恨，是看不起。一肚子稀屎，鹅的智商。左脑子里装的是猪油，右脑子里装的还是猪油，不信你打开他脑袋看一看！”

秋慧将她，“你最好打开他脑袋让我看看，要真装的是猪油，我就不跟他。”

何玉兰急了，“你抬什么杠，我是打比方！你就没文化，再找一个比你更不爱学习更没文化的人，再生一个比你俩更傻的孩子，将来怎么活？”

秋慧带点自豪的口吻说：“就为了孩子我也得跟徐永林，将来孩子考不上大学可以去当电影明星。”

何玉兰冷笑道：“你现在觉得徐永林像个电影演员，哼，什么

东西用十年八年也磨损完蛋了！不信你去看看他爸，四十岁的时候脑袋就像一面哈哈镜，滴水不沾。秃顶遗传你知不知道？”

“我不管十多年以后的事！”

何玉兰朝女儿“呸”了一口，由于超重，口水射程短，本来是冲秋慧的脸去的，结果落到了腿上。

秋慧跳起来，“你小学文化还老摆工人贵族的谱儿，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我爸不也是工人吗？”

何玉兰虚弱了一下。到底是亲人，知道她哪儿痛就往哪儿扎。

高级焊工技师老江是她的爱人，也是她的痛。

十六岁的农村姑娘何玉兰之所以选择当保密员不是因为怕累，而是舍不得自己及腰长的大辫子。进厂第一天受的教育就是技安教育，技安员在课上试举了一例，说一个女青工爱显摆自己的大辫子，经常不戴安全帽，结果大辫子绞进车床里，把一块头皮都扯了下来。等到何玉兰了解了工人职员间的钱粮差别，后悔莫及。她是个事事争先的人，看到别人在起跑阶段便领先自己一大截，心理上的不平衡要远远高于经济上的不平衡，背地里没少哭，但表面上还要服从领导分配。

年轻时的何玉兰像只小苹果，圆而红润的脸蛋，小巧灵活的身体，苏联专家叫她“亚不拉嘎”，意思是小苹果。好多人喜欢小苹果，其中一个俄语翻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字写得太差，像蒙古文，每次他来借资料时，何玉兰还觉着他不错，但等他借完资料签名时，何玉兰就烦了，她不能容忍一个受过大

学教育的人写这样的字。若干年后，这个翻译调到三机部当了局长。还有一个技术员没事就站在资料室门口，也不进屋，里不里外不外傻傻地看着她，他有个习惯动作，爱伸舌头，那样子真像一只大狼狗对着小苹果垂涎欲滴。大狼狗后来当过南兴厂的副总工程师，再后来调到南方某厂任厂长。转眼小苹果就长成二十二岁的大苹果，家乡的弟弟要娶媳妇，母亲哭穷的信越来越频繁，这时，别人给她介绍了六级焊工老江。

老江是空军地勤转业来南兴的，工资起点就比别人高。他心灵手巧，从小跟着焊洋铁壶的父亲学艺，干得一手好焊工活，在三机部搞的青工大比武竞赛中得过名次。第一次见面，何玉兰没有感觉——包括没好感、没恶感。第二次见面，老江送给她一个椭圆形的不锈钢饭盒，是他自己做的，钢皮里外都打磨得锃亮，盒身盒盖严丝合缝，滴水不漏。何玉兰正需要一个饭盒，她用着的这个还是别人给的，瘪了若干处，有些黄油渍怎么也擦不掉。这是她平生收到的第一份礼物，以前的追求者们只请她看电影。在脑体倒挂的时代，能找到一个六级工丈夫也算嫁得不错，况且，老江事事听她的，她给娘家多少都不计较。何玉兰是个蛮传统的人，嫁鸡随鸡，跟老江没分过心，但她心里是有遗憾的。这么多年她最怕南兴厂庆，因为每到厂庆，俄语翻译和“大狼狗”都会被请回厂里，凡是能搭上点边的人全往上贴乎，跟追星族似的。何玉兰靠不上前，靠上前的时候他们只简单地握了下她的手，批发了一个微笑。这只风干的苹果再也没有勾起他们的甜蜜回忆。

尽管这些都是何玉兰从未向人提起过的隐私，但紧要关头，她愿意亮出伤口来警醒女儿。她的母亲除了伸手要钱外，没能提供任何有益的经验，她觉得自己下嫁貌不惊人无一官半职的老江多少是为娘家做的献身。所以，每当想起母亲的时候，她隐隐是有些恨的。现在，她不能让同样的伤口落在女儿身上。

何玉兰说：“秋慧，女人有四次命。第一次是出生的时候，这次命是天定的，谁也没法改变。你落在这个家庭还算托生得不错，跟全国九亿人比起来，你怎么也能排中等以上。第二次命就是考学，你已经没机会了。第三次命是嫁人，你看×××（俄语翻译的妻子），年轻时蜡黄一张脸，像个骷髅，整天病恹恹的，可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太太倒滋润得比二十岁的时候还年轻。那个×××（“大狼狗”的妻子），扫盲班出来的，阿拉伯数字都写不明白，后来竟弄个副处级。她们的条件跟我比得了吗？但嫁得好，就荣华富贵了！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溜须拍马的人应有尽有。我嫁给你爸也挺幸福，可是，唉，出头露面的事还得靠我，说实在的，冷言恶语的也受过不少委屈，我不愿意跟你们说就是了……”

何玉兰的眼圈红了，有委屈，也有气，好像×××和×××的幸福生活全源于她的礼让，而她们的荣耀却没她参与的份儿。“唉，当初，我要有一个眼界广阔的妈点拨一下，你们现在不也到国外生活了吗？”

“那就没我们了！”秋慧插话。

“哼，你要再不抓住机会，将来只能等着母凭子贵了，这是

女人的第四次命。但这次命你能享几天？如果是你跟徐永林生的孩子，我看也别指望了，凭鹅的智商是当不了明星的！万一回头再像你……”

遭受了一顿贬伤，秋慧满肺管子是火，但为了报答母亲的隐私，她暂时把火压了下去，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刺激母亲。

“我也想找个大学生，你帮我介绍啊？又不是没撞过南墙！”秋慧的语气里充满挑衅与自暴自弃，又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母亲，徐永林是她力所能及攀得上的最好人选。

何玉兰听出来，秋慧表面上顺了，但暗中有较劲。

她说：“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难处，你要把这难处看成是南墙就真撞不过去了，看成是窗户纸说不定一口气就哈破了。”

何玉兰隐约有个时间表，就是要抢在厂庆之前给秋慧找个大学生对象，多少可以在俄语翻译和“大灰狼”面前挽回些失落，尽管她并没打算去见他们，而他们也不太可能想起她。在厂里找合适人选希望渺茫，何玉兰把目光落到了大学生成堆又男多女少的工程学院。这样，何玉兰通过特设科的资料员认识了特设科的工程师小樊，通过小樊认识了她的丈夫小翟，小翟通过系里的一位老师找到另外一个系的助教陈跃刚。

3

陈跃刚本人和他刚性十足的名字截然两种风格，小个，虎

头虎脑，身体和脸都圆圆乎乎的，一个男孩若长这样的身形脸型会人见人爱，可长在一个男人身上，就像一个英语句子主谓宾都对，但时态错了。按当时的标准，一米七〇以下的男人都属于三级残废，陈跃刚顶多一米六四，凑合进三级恐怕都难。总之，他长得没能恰到好处的好处。

见到陈跃刚，秋慧的心跳和平时相比正负误差小于0.1，但相亲的整个过程中，她表现得活泼、幽默，口才优势进一步发扬光大。秋慧就是这样的女人，表现欲强，相中相不中的男人她都会全力以赴地去诱惑，力求让人刻骨铭心，放不下她。折磨一个是一个！从小她就喜欢在男孩堆里呼风唤雨，开始用物质利诱，送烟盒玻璃球香橡皮一类的东西给他们，围绕的男孩子日渐增多，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号召力。她投资是要讲回报的，哪个受过小恩小惠的男孩没被支使得团团乱转？虽然说过不嫁徐永林就当老姑娘的话，但实际上秋慧最怕嫁不出去，最怕没恋爱可谈，无人问津比死还残酷。她决定暂时把陈跃刚列为徐永林的替补，广泛撒网重点选拔，这方面的智慧，她不比母亲少。

陈跃刚陷入网中。由于个子小，几段恋爱都无疾而终，他多少有些自卑。秋慧比那些学工科的女孩子时髦，开放，尤其是说话逗，像小品演员，能把正经事夹到笑话里讲，讲起笑话又一本正经。她的幽默不是有预谋的背剧本的那种，而是即兴发挥的脱口秀。陈跃刚生性腼腆，除了考场之外到哪儿都怯场。人对自己渴望具备却无法具备的才能会产生一种膜拜心理，他

觉得秋慧简直可以把他的短处弥补得天衣无缝。秋慧虽然算不上美人，但唇红齿白，皮肤粉嫩。一白遮百丑。在陈跃刚的眼里，秋慧是个美人。

陈跃刚第一次和秋慧约会就出了差错。

两人相约在一个离陈跃刚家较近的舞场。这是何玉兰的主意，秋慧是个老舞皮子，南兴这几家舞场的常客全认识她，何玉兰怕她跟这个跳跟那个跳冷落了小陈。秋慧也愿意，她怕风声跑到徐永林的耳朵里。走在路上，秋慧怎么努力也想不起陈跃刚的长相了，她想自己跟这个人是没缘分的。

舞厅门口站着个人，她的视角由下至上地打量着门口的那个人。肥头棉皮鞋，厚硬的棉裤，羽绒服，竖起的衣领上搭着毛线帽。虽然没看见脑袋，但她突悟到那个“圆门墩”就是陈跃刚。一瞬间，秋慧想逃跑。

舞厅里及时响起的音乐和无情的冷风勾住了她的脚步。

秋慧甩开大步朝舞厅里走去，陈跃刚以为她没看见自己，急忙挥挥手。

秋慧厌恶地瞥了他一眼，“快点吧！”

好像晚来的不是自己。

存了外套，秋慧觉得陈跃刚更不堪入目，他的毛衣较长，显得双腿更加粗短。秋慧穿了件时髦的“娇衫”——“法国”品牌“梦特娇”的简称，下身是黑条长西裤，细瘦的高跟夹皮鞋，产生一种拉伸效果，把她的腿烘托得又细又长。

跳舞时，秋慧的心情更坏，陈跃刚舞步倒娴熟，可手的姿

态很让人难为情，她觉得自己的右手像一把被他举起的大刀。而举刀的那只手一直在出汗，湿漉漉的，手感不好。陈跃刚当然知道跳舞要少穿点，可他想到舞会结束后还要送秋慧回家，所以就多穿了点。两家的距离将近三站地。南兴所在的柳邨区位于市郊，公车收得早，要步行回去。陈跃刚本来应该解释一下穿棉裤的原因，可看到秋慧美丽“冻人”的大无畏形象，他惭愧了，该解释的又原装到肚里。

秋慧每曲必跳，特怕亏本的样子。女人的敏锐程度是随感情而变化的，在喜欢的男人面前，她的感觉除爱字外，其他模糊一团。面对不喜欢的男人，她火眼金睛一针见血眼里不揉沙子，对方的小动作小表情或某句话不对了心思，都会在她的大脑中无情地被夸张放大，甚至和教养道德联系在一起。肥棉裤，大刀手，蒸汽腾腾的脑袋都让秋慧产生一种生理反感。难怪香港电视剧里把耍流氓叫“咸湿”，一这样想，她对陈跃刚越排斥，越激发虐待的快感，她要把他烦透了烦到分了才松手，免得甩错了后悔。

他们是最后走出舞厅的一对。

出门，寒风刺骨，秋慧穿得单薄，再加上她把自己也折腾出一身汗来，这会儿觉得呢子大衣像纸一样薄，经风就透。陈跃刚看到她在打哆嗦，想绅士一下把羽绒服给她披上，可一解开扣子，冷风就让他清醒了，又偷偷地系上扣子，用言语向女友嘘寒问暖。秋慧全身发麻，嘴像中风了似的不听使唤，她没有回应陈跃刚的关心，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前面一道去年秋天没来得及填平的沟。秋慧像只羚羊，优美地飞落到沟的另一侧，高跟鞋的两个小细跟稳稳扎在沟边的冻土上，她差点没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向上舒展手臂。热量又开始积聚。

秋慧突然发现耳边只有寒风在呼呼作响，她回头一看，陈跃刚不见了。心蓦地缩了一下，以为闹鬼，紧接着听见有人叫江秋慧，陈跃刚的脑袋从沟里冒了出来。他说帽子找不着了。

江秋慧蹲在地上嘎嘎大笑，这让陈跃刚感到她变得亲切了。

“别把鬼招来！”他说。

“鬼来了我怎么也比你跑得快，你腿笨得像棉裤腰！”

“光看你了。”

他伸出求援的手。

“你自己往上爬吧。腿不够长不是还有手嘛！”

“你见死不救是不是？等我上去的！”

“你都土埋半截了还威胁谁呀？”她继续嘎嘎乐。

他们没意识到已经开始打情骂俏了。此时，秋慧的心情还可以。陈跃刚继续在沟底摸帽子。他不是特别心疼自己的帽子，而是跟秋慧斗嘴这种感觉挺棒的，他想继续斗下去。

秋慧问：“你那帽子有啥纪念意义啊，第几任对象给织的？”

“要找不到，我明天上班没啥戴的了。”

秋慧心想，你为了明天暖和就好意思让我今晚在这儿冻着？她走到沟边。陈跃刚没摸着帽子，失望地站起身，他的嘴正好跟秋慧的膝盖处在同一平面上。这是个奇特的角度，让秋慧轻